



小溪奔向海洋

XIAO XI BEN XIANG HAI YANG

白桦

小溪奔向海洋

白桦写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小溪奔向海洋

白桦写

董辰生插图、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.375 字数 19,000

1980 年 4 月第 1 版 198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统一书号: R 10024·3696 定价: (三)0.11 元

内 容 提 要

由贺龙同志亲自批准参军的小八路顾杰，在贺老总直接关怀下很快成长。有一次，他向贺老总争到了押送两个日本战俘到延安的任务，并当面保证：不打骂不伤害这两个战俘，如果出了差错，愿受军法处分。

开始，不管这两个战俘怎样刁难，顾杰一直比较耐心。后来，这两个战俘趁天黑逃走了，当顾杰和乡亲们把他们找到时，一个战俘竟咬住顾杰的右手食指不肯松口，顾杰不得已向战俘腿上开了枪。

顾杰想起了自己向贺老总作的保证，就恳求民兵把自己捆起来，一起送到了延安。

顾杰不知道自己将要受到什么样的处分。结果，毛主席到窑洞里来看望他，替他松了绑，耐心地对进行了政策教育。

后来，日本侵略军宣布投降，却不愿向八路军缴械，要等着国民党军队去接收。一次夜战中，贺老总派了两个“宣传员”来，帮顾杰他们向日军喊话，促使日军缴了械。顾杰看清了，这两个“宣传员”原来就是那两个战俘。顾杰更加懂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。

“开 始 吧!”

一听说讲故事，孩子们就吵着：“开始吧！开始吧！”那么，就开始吧。不过，在开始以前，我得问你们一个问题：谁知道江河是怎么形成的吗？

其实，所有汹涌澎湃、浩浩荡荡的江河，在开始的时候，仅仅是些清静、冰冷的泉水，集聚在一起，在坡度比较大的山谷里活泼起来，形成幼小的江河——溪水，她欢歌跳跃，横冲直闯，爱怎么流就怎么流，花费了很多精力，走了数不清的冤枉路，那么曲折，几乎每一步都有一个弯儿。后来，有许多小溪找到了共同的方向，道路就越来越直了，成了江河，看起来变得庄重了，沉默了，拘谨了，但她却有了不可阻挡的力量，坚定不移地前进着，前进着，奔向海洋，奔向太阳……

贺老总亲自批准参军的

好，咱们就真正开始讲故事吧！

有个小孩儿叫顾杰。他呀真走运，十三岁就参加了八路军，而且是在一二〇师。一二〇师可是个

有名的部队呀！师长就是那位敌人一听见名字就吓一大跳的贺龙同志。

同志们都把贺龙同志叫贺老总。为什么叫贺老总呢？因为一九二七年“八一”南昌起义的时候，也就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诞生的时候，贺龙同志担任总指挥。所以，以后同志们一直把他叫做贺老总，就是毛主席、周总理也这么叫他，好象这样叫亲切些。

顾杰参军可不是什么一般干部批准的，他是贺老总亲自批准的。

这个十冬腊月赤着脚的野孩子，谁也不找，单单缠着那个留着一抹黑胡子的指挥员不放，准是有人偷偷地出过主意。天一亮，他就在贺老总住的民房门外扯着嗓子唱。他虽然还不是八路军战士，可八路军的歌他都会唱。贺老总一出门，他就扶着根棍子象扶着根枪那样，在哨兵旁边喊着“敬礼！”姿势还摆得挺象个样儿，哨兵也不干涉他。接着，他就帮警卫员给贺老总的战马紧肚带。贺老总上了马，他总要摸摸贺老总的脚是不是在脚蹬里。天天都是这样。一个月过去了，一天早上，贺老总抓住缰绳，却不上马，注视着他问：

“小鬼，你是不是想当兵？”



顾杰没有回答，仰望着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。

贺老总抹了一下胡子问：

“尿不尿炕呀？”

“不！”

就这么简单，有了不尿炕这个条件，贺老总就批准他参了军。当然，别的条件贺老总已听到一些。他生在穷苦人家里，父母被日本侵略军杀害了，是个勇敢、聪明的孩子。那时候还要什么条件呢？八路军战士的基本条件他都有了。

顾杰参军以后，编在警卫营当战士。只过了两年，他就成了全师有名的小班长。开班务会来，就听见他的声音，同志们夸他：道理一套套，谁也难驳倒。球场上赛起球来，就看见他满场飞，同志们夸他：会抢会跑会弹跳，球儿到手跑不了。开起晚会来就别提了，数来宝如流水，西路梆子唱得人人都落泪；刚刚卸了装，又来指挥合唱队。到了靶场上，左右手都能射击，枪枪都能命中鬼子人头靶。真是样样精通，样样精彩。顾杰一切都非常得意，只有一点不那么很如意：他那么突出的才能，不知为啥一点也没引起贺老总的注意。每当他在贺老总门前值岗的时候，打扮得特别精神，枪擦得锃亮，绑腿打得紧梆梆，草鞋上还扎着一对红彤彤的线球。喊起口令来，

清脆嘹亮。但很扫兴，贺老总从来就不注意他，没给他过笑脸儿，更没有夸他几句。按顾杰的想法，贺老总怎么也得夸他几句的，可事实上却相反，咳，真没办法……

难道贺老总真的没注意到，或者根本不喜欢这个鼎鼎大名，多才多艺的小班长吗？当然不是，贺老总的性格不是这样的。在艰难的战争年代里，贺老总特别喜欢红小鬼，因为红小鬼那么小，就把青春献给了伟大的革命事业，在斗争中大多数都成长得很快。可为什么贺老总偏偏对顾杰显得这么冷淡呢？想把这个谜解开，咱们在大故事里插进一个小故事吧。

大故事里的小故事

在长征途中，贺老总发现了一个十四岁的神枪手陶果子。有一次，这个红小鬼曾在一千公尺以外，用重机枪封锁一个路口，一会儿点发，一会儿连发，百发百中，敌军一个团一整天没能冲过一个人，结果，敌人的尸体把路口都填满了。贺老总爱得把小机枪手抱起来，扔在自己的枣红马背上。

当红二方面军进入云南西北地区，前面有滚滚

的金沙江，后面有反动派的军队追赶。多险哪！得先把后面追兵的威风打下去，才能强渡面前的金沙江。贺老总命令在一道山梁上集中五挺重机枪，一字摆开，配备五个弹药手，只派一个射手——就是陶果子。五挺重机枪从五个角度俯视着山谷。当敌人一个师进了山谷，陶果子一个人轮番使用五挺重机枪，在同志们的配合下，打得敌军进退不得，哭爹喊娘。贺老总蹲在山梁上抽着烟斗，笑出了眼泪。敌人在山谷里丢下一大堆尸体，夹着尾巴倒退五十里，三天三夜没敢往前追一步。这时，贺老总突然指挥部队，一下子渡过了金沙江。后来，陶果子成了有名人物，渐渐又变成了特殊人物，进了西康地区，不服从连长的命令，擅自单独闯进了一座喇嘛寺，被反动喇嘛暗杀了。这件事使贺老总非常悲痛，一连好几夜睡不着觉。

贺老总正因为特别爱惜顾杰，才特别不注意他，怕因为自己的爱骄惯了他，使他象陶果子那样……贺老总最不会把自己的感情藏在心里，可在顾杰面前又必须把自己的感情藏在心里，处处装着没看见他。其实，细心的同志早看出来啦：贺老总特别注意他，常常从远处高兴地看着他；笑咪咪地听别人谈他的事情……

“派我去!”

晋西北的春天来得很迟，都三月间了，柳条上才冒出米粒儿那么大的嫩芽儿。前方部队送来了两个日军俘虏，一个是戴眼镜的，白白净净的瘦子，一个是又矮又黑的胖子，满脸连面胡子。他们一句问话也不回答，眼睛里放射着仇恨的光。在师部被看押的三天里，敌军工作部的同志对他们很优待。当时，连师首长都吃杂粮，却给他们吃白面，顿顿菜都是一荤一素。但每次吃好饭，盘子和碗都被他们从窗户里扔出来，摔得粉碎。俘虏的行为多恶劣啊，同志们和老乡们都愤慨极了，纷纷向贺老总提出，干脆毙了算了，最少也得美美地抽一顿皮鞭，叫他们知道点厉害，明白明白自己的身分。可是，贺老总却笑笑回答说：

“你们的办法很痛快，就是干不得！”

这天，顾杰正在贺老总门前站岗。贺老总把警卫营谭营长叫了来，就在门前谈话。

“报告老总，有什么指示？”

“大营长！没得指示，跟你打个商量。”贺老总用湘西话很俏皮地说：



“有个很重要、又很艰巨的美差要交给你们。”

“请下命令吧，老总！”

“明天要把那两个日军俘虏送到延安。”

“这还不容易，这点事儿还用得着你亲自布置？”

“这点事儿容易？牛皮不是吹的，火车不是推的啊！第一，人不能很多，只能派一个战士，还不能派个关东大汉，要派个小鬼。”

“我不懂，老总！”

“从这里到延安都是解放区，你还怕他们跑了？这两个老兄对立情绪很大，我们不能火上浇油。派一个小战士，沿途再动员些民兵，一段一段地送。路上不要搞得那么紧张，不要叫他们产生误会——以为

我们要把他们往西天送。我们送他们去延安，是叫他们去学习。”

“学习！”顾杰禁不住喊了起来。

“怎么？”贺老总说，“你不服气？”

“我是不服气。”顾杰坦白地说，“我多少次要求去延安住学都不同意，抗大不够格，鲁艺也行呀！鲁艺不行，部艺总可以吧，就是不同意。这两个日本鬼子——我们民族的死敌，刚刚被迫放下武器，态度那么恶劣，侵略本性一点儿不肯改，却要送他们到延安去住学？！”

“你这张小嘴能说会道——我早有所闻，百闻不如一见。”贺老总严肃地说，“告诉你，正因为他们态度极为恶劣，侵略军本性分毫未改，才要送他们去学习！这是党中央的决定，尽一切可能把日军俘虏送到延安去住学。”

“顾杰！”营长严厉地说，“谁叫你插嘴的？！”

顾杰低下了头，脚在地上画着圈圈。

贺老总继续向谭营长布置任务：

“明天一早就出发，今天晚上做好一切准备工作。”

“可派谁呢？”谭营长为难地说，“我们营前两年还有几个办事牢靠的小鬼，这两年……”



“报告营长，老总！”顾杰又按捺不住喊起来，“派我去！”

“顾杰！”谭营长生气地说，“你……！”

“我完全够条件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“啊？”从贺老总眼神里看得出，他对顾杰不仅有几分信任，还有几分喜欢哩。但他反问顾杰说：“你能保证？不见得吧！”

“老总，我一定把这两个日本鬼子……”

“等等！”贺老总插断他的话说，“你把这两个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还看成日本鬼子，就说明你完不成任务！”

“老总，我说错了，我一定把这两个日军俘虏安全送到延安。”

贺老总叮嘱说：

“不打不骂。”

顾杰重复着：

“不打不骂。”

“细心耐心。”

“细心耐心。”

“在生活上优待他们。”

“在生活上优待他们。”

“路程不要赶得太紧。”

“路程不要赶得太紧。”

“沿途做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，说服群众，不要污辱、伤害俘虏。”

“沿途做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，说服群众，不要污辱、伤害俘虏。”

“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。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，不折不扣地执行政策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在日军俘虏面前，既是中国人民的全权代表，又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全权代表咧！懂不懂？”

“懂！”

“我看你未必做得到。”

“我绝对能做到。”

“我不放心。”

“请老总一百个放心！”

“可不能出差错呀，小鬼！出了差错怎么办？”

“甘愿受军法处分！”

“八路军战士的一句话，可不是牛行经纪人谈生意啊！”

“营长可以为我担保。”

“大营长！”贺老总转向谭营长问，“你敢担保？”

谭营长笑着点点头。

“顾杰！”贺老总向顾杰说，“出了差错可得连你也押送延安啊！总部可是有关人的小黑屋呀！”

顾杰大声说：

“是！出了差错，我自己把自己捆起来押送延安。”

“好！”贺老总伸出手来：“一言既出可是驷马难追啊！”

顾杰先把手往裤子上擦了擦，才伸给贺老总。贺老总大笑起来，惊得门前树上那群麻雀一轰而起，吱吱喳喳地遮了半个天。

出 发 的 前 夜

出发的前夜，顾杰几乎一宵没睡。先是到敌军工作部开会。敌军工作部一位李干事主持会议。参加会议的除了谭营长和顾杰之外，就是乡民主政府派来的第一站护送人员——八个民兵。李干事首先向大家介绍了这两个俘虏的情况，顾杰用子弹壳做的自来水笔认真地记着。那个戴眼镜的俘虏叫村上太郎，是大阪的小学教员，二十八岁。那个又黑又矮的俘虏叫成田次郎，是四国附近一个小岛上的渔民，